

处暑

★阿卫国

一溪流水曳粼光,人语虫鸣入夜长。
时过三更浑不觉,此身难得月中凉。

处暑抒怀

★姚庆河

瓜香果甜放眼收,处暑农家挂锄休。
桥边靓女吟歌婉,篱外村翁说古悠。
有意钟情前友约,无言相对总还羞。
静坐陋居夜听雨,滴答声声入孟秋。

处暑吟

★李剑友

处暑余威未退凉,马年秋虎势犹狂。
千畴未改千峰绿,五谷初凝半垄黄。
海涌罡风翻暴雨,天倾浊浪毁民房。
厄尔尼诺生灾疹,敬顺自然福寿长。

处暑吟

★何玉浩

炎夏将收别暮蝉,处暑初临虎隐山。
果熟黍丰鹰翔宇,一场秋雨送新寒。

暑后自嘲

★高全英

处暑虽收未觉凉,呢喃软语绕长廊。
腰悬电话眸含笑,手把诗书意若狂。

心中月亮圆

□李民强

没有真正的中秋节。”

第二年中秋前夕,我把妻女接到部队,满心打算好好陪她们过一个团圆佳节,还向妻子拍下了胸脯。

不曾想,中秋节当日部队突发紧急任务,我再一次失约。女儿打来电话,从老爷庙会晤站传来稚嫩的声音:“妈妈把月饼递到嘴边,又放下了。妈妈说月饼不圆,少了滋味,我也没有吃……”

愧疚猛地涌上心头。放下听筒,我走到营区的白杨树下,抬眼凝望中天圆月。恍惚之间,那轮明月仿佛时而带着责骂,时而柔声埋怨,时而又带着几分赞许。都说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,谁能想到,军人的心中,也藏着万般缱绻的月儿情。

一直忙到八月二十的夜晚,我才得以回到家中。刚跨进门,妻女便连忙把月饼摆到靠窗的饭桌上。我一时茫然无措,妻子笑着把我按坐在凳子上:“来,赏月,过中秋!”

我转头望向窗外,心绪百感交集:“月亮都被天狗啃去半边了,还有什么好赏的?真是委屈你们母女俩了。”

妻子拿起一块五仁月饼,直接塞进我的口中,莞尔说道:“天上的月亮虽有亏缺,心中的月亮却是圆满的。这就是咱们军属家独有的中秋节,懂吗?”

我细细咀嚼着月饼,回味妻子这番独到的中秋感悟。是啊,节日本就是人为所定,本就为人间喜乐而生。世人以八月十五作为中秋,期许阖家欢聚。可千千万万军人家庭,却常常在这一天隔山相望,万里遥寄思念。我们何尝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中秋?只要心中的爱意圆满,每一次相聚,皆是佳节。

我与妻子并肩倚靠窗前,抬眸望向天边月色。此刻悬于夜空的月亮,在我们眼里,仿佛比十五的圆月更加皎洁明亮。这份藏在心底的节日,是独属于军人家庭的一份恒久温热的幸福与欢愉。

中秋之夜,一轮皓月宛如银盘,静静镶嵌在幽蓝的天幕上。溶溶月色倾泻而下,夜空澄澈明净,辽远深邃,仿佛世间万般人事、缕缕烦忧,都将消融在这片清辉里。望着如水的月光,我总会想起戍边当兵的岁月,想起妻子寄来那半块残缺月饼的往事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驻守在西部边关。驻地偏远闭塞,通讯条件十分简陋,电话尚未普及,书信便成了和家人维系牵挂的纽带,常常要苦苦等候数月,才能盼来一封家书。每当有战友收到家里来信,旁人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。收到家信,是莫大的欢喜。一封褶皱的信纸,总要反反复复读上好几遍,隔些时日还要再拿出来翻看。字里行间,家乡的山水、亲人的音容浮现心头,思乡之情油然而生,眼角不由得悄悄湿润。

有一年中秋,我正诵读苏轼的词句: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”通信员送来远方的信件,还有妻子从家乡寄来的一块残缺的月饼。信中写道:“今日中秋,这块月饼我咬了一口,女儿也吃了一口,剩下的由你来吃完,就算咱们一家人团圆了。”读完信,心底一阵酸涩。“仰头看明月,寄情千里光”,还有“此生此夜不长好,明月明年何处看”的悠悠慨叹,句句都是我那时心境的写照。

细数岁月,我已经记不清,究竟和家人共度过几个中秋。十余年军旅生涯,中秋的月光之下,难得有我们全家围坐赏月的欢声笑语。妻子也常由此感慨:“嫁给当兵的,就

暑假将尽,秋风渐起,又是一年开学时。街头巷尾,背着新书包的孩子们蹦蹦跳跳着,脸上既有对假期的不舍,也有对新学期的期待。望着这般景象,我忽然想到:千百年前的古人,他们的“开学季”又是何等光景?

翻阅古籍,方知古人开学原无定例。有正月开蒙的,有八月入学的,还有腊月里开始念书的。大抵是农闲之时,便是孩童们入学之日。不过最普遍的当属农历十月。此时秋收已毕,仓廩充实,天气又尚未严寒,正是读书的好时节。宋人陆游有诗云:“儿童冬学闹比邻,据案愚儒却自珍。”这“冬学”说的便是十月开学之俗。

古时入学,礼节颇为郑重。《礼记》中记载,新生入学需身着礼服,备上“束脩”——也就是十条干肉,作为献给老师的见面礼。这束脩之礼,既表尊师重道之意,又含酬谢师恩之心。孔子曰:“自行束脩以上,吾未尝无诲焉。”可见此礼由来已久。后来虽不再限于干肉,但学生入学带礼物的传统却沿袭下来,成了千年不变的规矩。

开学首日,仪式更是庄重。学子们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,双膝跪地,九叩首;而后再拜先生,三叩首。礼成之后,学生便正式入门,开始漫漫求学路。这一套礼仪看似烦琐,却在孩童心中种下了尊师重道的种子。

古人上学,年龄也不拘一格。有四岁开蒙的,也有七八岁始入学的。明代大儒宋濂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自述:“余幼时即嗜学。家贫,无从致书以观,每假借于藏书之家,手自笔录,计日以还。”可见其求学之心切,读书之刻苦。而

古时的“开学季”

□陈蓉

同为明代的张岱,却在《夜航船》中记载了不少“神童”,五六岁便能吟诗作对,令人称奇。

校园生活亦不乏

趣味。古时的学堂,多是先生家中设馆,或于祠堂庙宇中开课。数十个孩童聚于一室,诵声琅琅。课业虽重,课余却也活泼。春日扑蝶,夏日捕蝉,秋日斗蟋蟀,冬日堆雪人——童真天性,古今皆同。明代《村学图》中描绘的学童,有正襟危坐认真听讲的,也有交头接耳做小动作的,还有望着窗外发呆走神的,与今日课堂情景何其相似。

至于学期长短,则更显古人之智慧。农忙时放假帮衬家务,年节时休假共享天伦,既不误学业,又不废生计,张弛有度,合乎自然。不像今人,学期固定,假期统一,虽整齐划一,却少了几分因地制宜的灵活。

古人看重开学,实因看重教育。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观念虽显偏颇,却也反映

了对知识的尊崇。耕读传家,诗书继世,是千百年来中国家庭的共同理想。一个孩童开学读书,不仅是个人的事,更是一家一族乃至一乡一里的荣光。因此,开学时节,往往能见到祖父送、父亲陪、母亲叮咛的热闹场景,与今日家长送子女入学的情形如出一辙。

时移世易,今天的开学季已与古时大不相同。校舍明亮,书本精美,设施先进,远非古时村学所能比。然而那份对知识的渴望、对师长的尊敬、对校园生活的期待,却穿越千年而未变。每至开学时节,孩子们眼中的光芒仍是那般清澈而炽热。

